



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

The World Literature-seller Master-piece

汤姆叔叔的小屋

〔美〕斯托夫人 /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世界畅销文学名著经典

汤姆叔叔的小屋

[美] 斯托夫人 / 著

李索旺 / 译

下 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第 16 章

这天早晨，奥菲丽娅小姐正忙着做家务活，听见圣·克莱亚的声音在楼梯脚下叫她。“下来一下，姐姐，我给你看样东西。”

“什么东西？”奥菲丽娅小姐手里拿着针线活，边下楼边说。

“我给你这个部门购买了一样东西——瞧，”圣·克莱亚说，他一面说，一面拉着一个八九岁的黑人小姑娘。

这小姑娘可以说是黑人中最黑的：她那双圆溜溜、亮晶晶的眼睛像玻璃球一样闪闪发光，滴溜溜地乱转，打量着房间里每一样东西。她看到新老爷家客厅里各种奇异的物品，惊奇得口也合不拢了，露出一口白得耀眼的牙齿。她髻髻的头发织成许多小辫子，向四面八方翘起。她脸上的神情非常奇特，又精明又狡黠，表面上却哭丧着脸，好像蒙上了一层庄重而严肃的面纱。

她穿着一件单衣，又破又脏，是用麻布袋做的。她站着的时候，将双手规规矩矩操在胸前。总之，她那样子古怪得很，像个小妖女——正如奥菲丽娅小姐后来说的，“真是野蛮人。”那位好心的小姐见了后大吃一惊，转过头去对圣·克莱亚说：

“奥古斯丁，你把那小东西带到这儿来干吗？”

“我想让你来因材施教。我认为她是黑人中的一件颇为有趣的标本。喂，托普西，”他喊了一声，一面像叫狗一样打了个唿哨，“给我们唱个歌，让我们看看你跳舞。”

小家伙那双眼睛又黑又亮顽皮而滑稽地一眨一眨，用清脆的尖喉咙唱起了一首古怪的黑人歌曲。她一面旋转，一面用手和脚打着拍子，拍着双手，晃着双膝，节奏狂放而怪诞，嗓子眼里发出黑人音乐特有的各种古怪的声音。最后，她翻着眼头，唱出长长的收尾音，那声音和汽笛声一样古怪而凄凉，然后她猛然站在地毯上，双手握在一起，脸上假惺惺地装出十分温顺而认真，只有从眼角斜射出的狡黠的目光才反映出了真相。

奥菲丽娅小姐默默地站着，惊讶得几乎目瞪口呆。

圣·克莱亚是个爱捉弄人的家伙，看着她的惊讶不禁白鸣得意，又对孩子说：

“托普西，这是你现在的主母。我现在将你交给她，你可得听话啊。”

“是，老爷，”托普西装出严肃的样子说，边说边眨着调皮的眼睛。

“你明白，你可得听话，托普西，”圣·克莱亚说。

“啊，是，老爷，”托普西又眨了一下眼睛说，双手依然虔诚地握在一起。

“咳，奥古斯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奥菲丽娅小姐说。“你家里已经满地是这样的小灾星，脚一放下去就会踩着一个。我早上起来，发现门后面睡着一个，看见桌子底下探出一个黑脑袋，门口的擦鞋垫上躺着一个；有的还在栏杆柱子之间挤眉弄眼、呲牙咧嘴做鬼脸，有的在厨房地板上打滚！你把这个带回来到底是想干什么呀？”

“让你来因材施教嘛，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你总是在说教育教育，我想给你送一个刚刚逮到的标本，让你试验试验，按她的情况教她。”

“我一点儿也不想要她，现在的还照顾不过来呢。”

“你们基督徒全是这样！你们愿意组织个委员会，聘请一个穷传教士到这样的野蛮人中间去过一辈子，但是我没看见你们有谁带一个回家，和自己生活在一块儿，身体力行来让他们加入基督教！没看见过。等到真要你们做这种事了，就说他们又脏又讨厌，太麻烦了等等。”

“奥古斯丁，你明知我没有这种想法，”奥菲丽娅小姐说，态度明显地软下来了。“这样吧，这可能真是传教工作，”她说，一面以和蔼一些的目光看着那孩子。

圣·克莱亚打动了她的心弦，奥菲丽娅小姐的良心时时在清醒着。“可是，”她接着说，“我的确看不出有什么必要买下这一个——你家里已经不少了，足够我花上全部时间发挥我的本事了。”

“那么，好吧，姐姐，”圣·克莱亚将她拉到一旁说，“我说了这一大通空话，本该向你赔个不是。你终究是这么善良，说这些话实在毫无意义。老实说，这孩子的主人原来是一对酒鬼，他们开了一家饭店，我每天都从店前路过，总是听见孩子在哭，听见他们打骂她，我听得烦透了。她的样子机灵有趣，看来可以教出个模样来，因此就买下了她，准备把她交给你。请你试试看，让她得到正牌的新英格兰教养，看能把她教成什么样的人。你知道，我在这方面没什么本事，但我想请你一试。”

“好吧，我尽力吧，”奥菲丽娅小姐说。她缓缓向自己的新门徒走过去，就像一个人在逐渐接近一只黑蜘蛛似的，当然必须假设他对蜘蛛怀着善意。

“那么脏，而且衣不蔽体，”她说。

“那么就把她带到楼下去，安排他们给她洗个澡，给她换上衣服。”

奥菲丽娅小姐把她带到厨房去了。

“真不明白老爷又买个黑人干嘛!”黛娜气乎乎地打量着新来的人说。“我可不要她在我手下干活!”

“呸!”罗莎和简恶心地笑说:“让她滚远点!老爷又要这么一个下贱的黑鬼干什么,我真搞不懂!”

“去你的吧!她还没你黑,罗莎,”黛娜说,因为她觉得这最后一句是含沙射影地说她。“你好象觉得自己是白人。你啥都不是,既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我宁可要么当黑人,要么当白人。”

奥菲丽娅小姐看出,这帮人没有谁会愿意帮忙替这新来者洗澡和穿衣就只好自己动手,只有简勉强帮了点忙,并且很不客气。

给没有照顾、受尽虐待的孩子第一次洗澡的细节,高雅的人是听不入耳的。事实上,世上有大批的人生老病死的惨状,对于有些同类来说,听人家描述一下,都觉得惊心动魄。奥菲丽娅小姐做起实际事情来,非常有耐力。她以英雄气概,彻底地完成了所有令人不堪忍受的细节,不过老实说,她那神情也并不是十分客气,因为她的原则最多也只能使她做到忍耐。可当她看见孩子背上、肩头上一条条老粗老粗的鞭痕和大块大块的硬疤,怜悯之心便不禁油然而生。这孩子长这么大始终生活在野蛮的虐待之下,这是这种管教留下的无法消逝的痕迹。

“瞧那儿!”简指着那些伤痕说。“这不是说明她是个调皮蛋吗?我看,我们得给她点厉害瞧瞧。我恨死了这种小黑鬼了!让人恶心!我真不明白老爷买下她干嘛!”

她所针对的“小黑鬼”用习惯性的低声下气、哭丧着脸的神情听着这些议论,那双忽闪忽闪的眼睛却敏锐地偷偷瞟着简那对耳坠子。

最后她穿上了一套像样的、没有破洞的衣服,头发也剪得短

短的。奥菲丽娅小姐满意地说她比以前像个基督徒了，心里也逐渐形成了一些教育她的计划。

奥菲丽娅小姐坐到她跟前，开始问她。

“你有多大了，托普西？”

“不知道，小姐，”那小把戏咧嘴一笑说，牙齿全露了出来。

“你连自己多大都不知道吗？难道一直就没人告诉过你吗？你的妈妈是谁？”

“我一直都没有过妈妈！”孩子又是咧嘴一笑说。

“一直都没有过妈妈？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出生在哪儿？”

“从来没出生过！”托普西顽固地说，又咧嘴笑了一下，那样子真就像个小妖精，如果奥菲丽娅小姐胆子小，说不定会觉得自已从鬼城捉来了个黑不溜秋的小妖精；然而奥菲丽娅小姐胆子不小，而且头脑镇定，脚踏实地。她有点儿严厉地说：

“不许你这样回答我的话，孩子，我不是在和你开玩笑。告诉我，你是哪儿出生的，你的父母是谁。”

“从来没有出生过，”孩子重复了一遍，语气加重了，“从来没有过爸爸妈妈，什么也没有。我是被一个黑奴贩子养大的；还有很多别的孩子，由休老大妈照管我们。”

孩子说的显然是事实，简哈哈一笑，说道：

“天哪，小姐，这样的孩子多得成堆。他们小的时候，黑奴贩子把他们低价买来，等他们长大了拿来出售。”

“你在主人主母家住了多久了？”

“不知道，小姐。”

“是一年呢，不到一年呢，还是不止一年？”

“不知道，小姐。”

“天哪，小姐，这些下等黑人，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时间的概念，”简说，“他们不知道一年是什么；他们甚至连自己的年

龄都不知道。”

“你听说过上帝吗，托普西？”

孩子显出不懂的样子，不过还是照例咧着嘴笑。

“你知道是谁造了你？”

“我看没有谁造我，”孩子哈哈一笑说。

看来她觉得这个念头十分好笑，因为她忽闪着眼睛接着说：

“我想我是自己长大的。不相信是谁把我造出来的。”

“你会缝衣服吗？”奥菲丽娅小姐觉得应该将问题转到具体一点的事情上，便这样问。

“不会，小姐。”

“你会干什么？你帮主人和主母干过些什么？”

“提水，洗碗，擦刀，侍候人。”

“他们对你好不好？”

“我看还行，”孩子狡猾地盯着奥菲丽娅小姐说。

奥菲丽娅小姐觉得这段对话令人振奋，便站了起来，圣·克莱亚伏在她的椅背上。

“你在这里发现了荒地，姐姐，把你的思想播下去，该拔掉的杂草不多。”

奥菲丽娅小姐对教育的观点，和她其余所有的观点一样，都是固定而明确的，就是一个世纪以前在新英格兰地区流行的那一种，现在那些交通闭塞、民风淳朴的地区还依旧保留着。可以用如下几句话差不多完整地表达出来：教孩子在别人对他们说话时用心听，教他们做教义问答、缝纫、读书，如果说谎就用鞭子打。在教育思想大大发展的今天，这些观点虽然已经远远落后了，然而就是在这种教育制度下，我们的祖母也教育出了一些十分不错的男人女人，这是不用置疑的事实，我们很多人都还记得，可以为此作证。不管怎样，奥菲丽娅小姐反正也不懂别的教

法，所以，她便勤勤恳恳地以全副精力扑在教育这个野人的事情上。

家里宣布这孩子是奥菲丽娅小姐的人，大家也都认为是如此，由于孩子在厨房里遭到歧视，奥菲丽娅小姐决定把她劳动和受教育的范围主要限制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她的自我牺牲精神值得有些读者钦佩。以前她自己铺床、扫房间、掸灰尘，干得津津有味，女佣人主动提出帮忙，她也从来不屑一顾。现在她竟然决定忍痛作出牺牲，教托普西做这些事——啊，可悲啊！要是读者有过这种历史，就会体会到她做出的自我牺牲有多大。

第一天早上，奥菲丽娅小姐一开始就将托普西带进自己的房间，开始认真上课，把铺床的技巧与奥秘传授给她。

于是，看，托普西洗得干干净净，头上那些她心爱的小辫子全都剪了，穿着干净的长衫，围着浆得笔挺的围裙，毕恭毕敬站在奥菲丽娅小姐面前，表情非常严肃；带着这种表情去参加葬礼倒是合适。

“喏，托普西，现在我教你怎么铺我的床。我对铺床很讲究，你必须学会完全照样铺。”

“好吧，小姐，”托普西深深叹了口气说。她耷拉着脸，一副认真的样子。

“喏，托普西，你看，这是床单的的边……这是床单正面……这是反面。你记清楚了吗？”

“记清楚了，小姐，”托普西又叹了口气说。

“好，喏，下头的床单必须盖往长枕头……这样做……然后全都藏在床褥下面，平平整整的……这样做……看清楚了吗？”

“看清了，小姐。”托普西聚精会神地看着说。

“可是，上面的床单，”奥菲丽娅小姐说，“一定要这样往下拉，脚头要扯得紧紧的，平平整整的……这样扯……窄边在脚

头。”

“是的，小姐，”托普西和前面一样回答。不过我们必须补充一句，当这好心的小姐转过身去，热心地操作的时候，她的小门徒想了个办法抓过一双手套、一条丝带，动作熟练地塞进衣袖，然后和刚才一样，毕恭毕敬地操着双手站着。这些奥菲丽娅小姐根本没有看见。

“好啦，托普西，你来试试看，”奥菲丽娅小姐将两张床单揭开，坐下来。

托普西庄严而熟练地做完了操练，奥菲丽娅小姐十分满意。她把床单铺得平平整整，把每一条皱折都拍拍平，整个过程中，都表现出严肃认真的态度，连她的老师都觉得收获不小。但是，倒霉的是，事情正要做完的时候，她一时大意，一只袖口飘出一节丝带，引起了奥菲丽娅小姐的察觉。她马上抓住丝带。“这是什么？你这顽皮的坏孩子，你在偷东西！”

丝带从托普西的袖口拉了出来，但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只是装出莫名其妙的样子，万分惊讶地看着丝带。

“哎呀！这不是菲丽小姐的丝带吗，怎么到我的袖子里来了？”

“托普西，你这顽皮的姑娘，别和我撒谎——这丝带是你偷的！”

“小姐，我敢起誓，我没有偷；一分钟以前我根本没见过这丝带。”

“托普西，”奥菲丽娅小姐说，“你难道不知道撒谎是坏事吗？”

“我从来没撒过谎，菲丽小姐，”托普西装出一本正经、品行高尚的样子说，“我现在说的全是真话，没有一句假话。”

“托普西，如果你这样撒谎，我就得用鞭子打你了。”

“哎呀，小姐，你就是打我一整天，我也只能这么说，”托普西呜呜哭了起来。“我从来没见过这条丝带，绝对是带进我的袖子的。菲丽小姐一定是把它留在了床上，卷进了床单里，所以才带进了我的衣袖。”

奥菲丽娅小姐听了这嚣张狂妄的谎话气得要命，一把抓住这孩子，使劲地晃着。

“别再和我来这一套了！”

这一摇，把手套从另一只袖子里摇了出来，掉到地板上。

“你瞧瞧！”奥菲丽娅小姐说，“你还打算和我说，你没有偷丝带吗？”

托普西现在承认偷了手套，但仍然执拗地说没有偷丝带。

“听着，托普西，”奥菲丽娅小姐说，“如果你老实承认，这次我不打你。”听了这个许诺，托普西才坦白交待偷了丝带和手套，哭丧着脸答应今后再也不这样了。

“好，现在给我说实话。我敢肯定自从你来到这个家里，你肯定还偷了别的东西，因为昨天一整天我让你到处乱跑。说，告诉我你有没有偷别的东西，我不会打你的。”

“哎呀，小姐，我偷了伊瓦小姐拴在脖子上的红东西。”

“你偷了，你这个坏蛋！还偷了什么？”

“偷了罗莎的耳环——那对儿红的。”

“马上去拿来，把两样全拿来。”

“天哪，小姐！我没法拿来了，都烧掉了！”

“烧掉了！胡说！去拿来，不然我就打你。”

托普西大声喊冤，又是哭，又是哼，说自己真的拿不来。
“都烧掉了，真的烧掉了。”

“你为什么要把它们烧掉？”奥菲丽娅小姐说。

“因为我坏，我真的坏，我太坏了。我忍不住。”

就在这时，伊瓦不知就里，走了进来，脖子上戴的正是那串珊瑚项链。

“噢，伊瓦，你哪儿找到项链的？”奥菲丽娅小姐说。

“找到？哪里，我整天都戴着呢，”伊瓦说。

“昨天也戴着吗？”

“是这样的！说来好笑，姑姑，我晚上也戴着。睡觉的时候我忘了取下来了。”

奥菲丽娅小姐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正在这时候，罗莎也走进了房间，脑袋上顶着一篮刚才熨好的衣服，那对珊瑚耳坠在她耳朵上来摇晃去，奥菲丽娅小姐就更加大惑不解。

“对这样一个孩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泄气地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对我说自己偷了那些东西，托普西？”

“噢，小姐一定要让我招认啊。但我再也想不出招认别的什么了，”托普西擦着眼睛说。

“但是，你没干过的事，我也不要你招认嘛，”奥菲丽娅小姐说，“这是撒谎，和另外那个谎是一样。”

“天哪，真的吗？”托普西天真而惊讶地说。

“哼，那个捣蛋鬼嘴里说不出半句真话来，”罗莎气呼呼地看着托普西。“我如果是圣·克莱亚老爷，就把她打得鲜血直流。我会这么干的，让她尝尝厉害！”

“不，不，罗莎，”伊瓦用命令的神情说（这孩子有时也能做出这种神情），“不准这么说，罗莎，我听了受不了。”

“天哪！伊瓦小姐，你的心肠这么好，你不明白如何对付黑鬼，除了狠狠地揍他们以外，没有他法，我告诉你。”

“罗莎！”伊瓦说，“住口！别再说这种话！”孩子双目炯炯有神，脸也气得通红。

罗莎一下子就害怕了。

“这很明显，伊瓦小姐身上滴着圣·克莱亚家的血。她和她爸爸一样，会替任何人说话。”罗莎出门的时候说。

伊瓦站在那儿看着托普西。

两个孩子面对面站着，代表着社会的两个极端。一个出身名门，皮肤白皙，头发金黄，两眼深邃，前额灵气而俊美，举止公主般优雅；而另一个全身乌黑、机敏、狡猾、低声下气，但却非常精明。她们站在那儿，代表着各自的种族。一个是撒克逊人的后代，祖祖辈辈受到良好的教育，发号施令，求知有门，身心舒适，道德高尚；另一个是非洲黑人的后代，祖祖辈辈受尽压迫，奴颜卑膝，愚昧无知，受苦受累，沾染恶习！

伊瓦脑子里翻腾着的思想大概就是这样一些想法，可是孩子脑袋里的想法只是非常模糊、不甚了了的本能的念头；伊瓦高尚的心灵中，有很多这样的念头在闪烁着，活动着，但是说不出来。当奥菲丽娅小姐一五一十地诉说着托普西的调皮捣蛋的行为的时候，孩子露出茫然而悲伤的神情，只是亲切地说：

“可怜的托普西，你还用偷东西干什么呀？你会受到很好的照顾的。说真的，我宁愿把自己的东西全都给你，也不愿让你偷东西。”

这是那孩子一辈子听到的第一句善良的话，那亲切的语调和态度在那充满野性的、没有开化的心灵上产生了奇妙的影响，那敏锐、亮晶晶的圆眼睛里似乎有一颗泪珠闪了闪，但是接着是一声短促的笑声和通常的咧嘴一笑。不！除了辱骂以外，从来没听说过别的话的耳朵，突然听到好象来自天国的善良的话，是很难相信的；托普西只觉得伊瓦的话好笑，没法解释，但她不信。

可是对托普西怎么办呢？奥菲丽娅小姐觉得这真是个头疼的问题，她教育孩子的规则似乎不可行了。她想从容考虑这个问题。为了抓紧时间，同时朦胧地希望黑屋子会有某种固有的精神

作用，奥菲丽娅小姐将托普西关进一间黑屋，等把这个问题进一步想清楚了再作安排。

“我真不知道，”奥菲丽娅小姐对圣·克莱亚说，“不用鞭子怎么能管得住那个孩子。”

“那么就用鞭子抽吧，抽个够吧。我给你绝对的权力，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孩子不打不成才，”奥菲丽娅小姐说；“我从来没听说过不打能将孩子教好的。”

“噢，那是自然，”圣·克莱亚说；“你觉得怎么办好就怎么办。不过我提一个建议：我以前看见过这孩子的主人用烧火棍打她，用火铲火钳把她打倒在地，手里捡着什么就用什么打。考虑到她早已习惯了那种打法，我想你的鞭子必须抽得狠一点，才会有作用。”

“那么对她怎么办呢？”奥菲丽娅小姐说。

“你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圣·克莱亚说，“我希望你能回答。对一个一直只用皮鞭管教的人，现在皮鞭不管用了，怎么办——在南方，这是十分普遍存在的问题。”

“说实话，我不知道，我过去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孩子。”

“我们这儿，这样的孩子太多了，这样的男男女女也多得，怎样才管得住他们呢？”圣·克莱亚说。

“老实说，我回答不了。”奥菲丽娅小姐说。

“我也回答不了，”圣·克莱亚说。“报纸上有时登载的惨绝人寰的残暴行径，比方说普露这样的情况，是怎么产生的呢？多数情况下，这是双方的心肠都慢慢硬起来的结果——仆人越来越麻木，主人越来越残忍。鞭打和辱骂就像吸鸦片一样，感觉愈来愈迟钝，用量就得加倍。我当了奴隶主以后，早就看出了这一点，所以我决定永远不带这个头，因为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是限度

——这样，我至少可以保住自己的道德本性。结果呢，我的仆人就像被宠坏了的孩子，可我觉得这至少比双方都变成野兽要好。你说了很多，说我们有义务教育他们，姐姐。我的确希望你用我们这儿千百万个孩子中的一个做个试验。”

“这样的孩子是你们的制度的结果，”奥菲丽娅小姐说。

“这个我明白。但是他们已经产生了，已经开始存在，那么对他们怎么办呢？”

“嗨，你让我做这个试验，我可一点儿不想领情。不过，看来这是一种义务，我会继续试下去，尽力而为，”奥菲丽娅小姐说。从此以后，奥菲丽娅小姐果真在新门徒身上费尽心机，那热情与劲头可真是值得赞扬。她规定她在固定的时间内，做固定的事情，担负起教她读书做针线的担子。

第一种本领，孩子学得特别快。她好像有魔力似的，很快就学会了字母，又很快就会读浅易的读物了，但教她做针线就难得多了。这孩子跟猫一样灵巧，跟猴子一样呆不住，让她坐着不动做针线，她讨厌死了。于是她把针掰断，偷偷扔出窗外，或者插进墙缝里；她把线弄乱，扯断，弄脏，甚至有时把一整卷线扔掉。她的动作跟熟练的魔术师一样快，对脸上的肌肉也控制得灵巧自如。尽管奥菲丽娅小姐不由得觉得接二连三发生这么多灾难是不可能的，但是，除非她什么也不做，一心一意监视她，否则根本发现不了。

不久托普西就成了这个家里的名人。她在逗趣、扮鬼脸、学怪样、跳舞、翻皮筋、唱歌、吹口哨、模仿自己喜爱的各种各样的声音方面的本事，真是不胜枚举。她玩的时候，家里孩子通常全都跟在她身后，佩服地惊讶得张口结舌，连伊瓦也不例外，看上去对她那套稀奇古怪的魔法入了迷，就像鸽子有时也被一条鳞光闪闪的大蛇迷住一样。伊瓦也喜欢跟托普西混在一块儿，奥菲

丽娅小姐觉得非常不安，请圣·克莱亚禁止她这样做。

“咳，别管孩子吧，”圣·克莱亚说。“跟托普西玩对她会有好处。”

“但这孩子实在太坏了，你不担心她会把她带坏吗？”

“她不可能把她带坏，有些孩子可能会被她带坏；但是坏事在伊瓦心灵上搁不住，就像露水从白堊叶子上滚下去一样，一点也渗不进去。”

“说不定吧，”奥菲丽娅小姐说；“我就不会让我的孩子和托普西玩。”

“噢，你的孩子可以不用跟托普西玩，”圣·克莱亚说，“但是我的孩子可以。要是伊瓦能带得坏，多年以前早就带坏了。”

起先，托普西受到地位高的佣人的蔑视和非议。不久，他们就觉得需要改变自己的看法。大家很快就发现，谁要是欺负了托普西，不久以后，就会碰到很不愉快的灾难——不是耳环或别的什么心爱的首饰不翼而飞，或者就是衣服忽然完全被毁了，不然就是他自己冷不防一脚踢翻一桶热水，或者正好在穿得整整齐齐的时候，有盆脏水莫名其妙地兜头淋成落汤鸡。这种灾难发生之后开始调查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出恶作剧的元凶。托普西多次被审查，到家庭法庭受审，可是她每次出庭都是一脸无辜、严肃的样子，让人无计可施。这些事是谁干的，大家都心里清楚，但是找不到一点直接证据来证实自己的猜测，而奥菲丽娅小姐执法公正，觉得如果不是证据确凿，是不能胡乱处理的。

并且，这些恶作剧的时间选得十分高超，进一步掩护了作案者，这样一来，对贴身女佣罗莎和简的报复总是选在她们在主母面前失宠的时候（这并不是少有的事）。这时她们的申诉当然就不容易受到同情了。一句话，托普西使全家的佣人都认识到，别招惹她才是上策，所以也就没人再招惹她了。

托普西做一切手工活，都是又机灵，又用功，学什么像什么，并且快得惊人。只上了几节课，她就学会了做奥菲丽娅小姐房间里的各种整理手续，做得十分漂亮。连十分讲究的奥菲丽娅小姐都挑不出缺点来。只要她有心做好，会把床铺得平平整整，枕头摆得方方正正，扫地、掸灰尘、布置家具，一切都做得好极了，谁也比不过她。不过她有心做好的时候不多。奥菲丽娅小姐细致而耐心地监督了三四天以后，心里十分乐观，认为托普西终于走上了正轨，不需要照管了，就去忙着做别的事，这时托普西又会痛痛快快地捣一两个小时蛋。她不仅不铺床，还会把枕套扯下来，将髻头发的脑袋在枕芯上乱顶一通，闹着玩儿，有时候直闹得天上沾满了羽毛，伸向四面八方。样子十分古怪；或者有时爬到柱子上，从柱子顶上来个倒挂金钩，时而夹着床单床罩在房间里乱跑，时而拿奥菲丽娅小姐的睡袍穿在长枕头上，用来扮演戏剧里的各种场面；时而唱歌、打唢呐，照着镜子对自己做怪样；总之，用奥菲丽娅小姐的话来说，简直是“惊天动地。”

有一次，奥菲丽娅小姐发现托普西用她的最漂亮的印度“广东绉纱”红披肩缠在头上做头巾，站在镜子面前十足派头地表演着——由于这次奥菲丽娅小姐将钥匙留在抽屉里了，她这么粗心在过去极其少见。

“托普西！”她无法忍受的时候，经常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不知道，小姐，也许是因为我太坏了！”

“我真拿你没办法，托普西。”

“咳，小姐，你必须用鞭子打我，我的老主母老是用鞭子打我，干活不用鞭子打，我不习惯。”

“唉，我不想打你。只要你想干好，你会干得好的；你干嘛不好好干呢？”